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一〇回 樂善庵計陷彩花賊 大成廟謀奪住持僧

話說張洪等四人直奔尼僧的住房，那知才蜂擁的岔腳進門，一個個都落在空處，但覺渾身發臭。看官，你道這是一回什麼串頭呢？原來這地方並不是尼僧的臥房，是樂善庵後院的一個大屎坑。裡面所看見的一些佈置，都是濟公用的法術，哄他們自己向屎坑裡走去。四人既落在裡面，手手抓的屎，口裡喝的尿，方知已落在毛廁裡面。心中想道：適才在窗外偷看明明白白，是一極幽雅住房，因何變成一個屎坑？這個笑話真就不小。但心裡這樣想著，那四手四腳不住的扒來划去，剛才要到水面，不是被這個手一指，就是被那個腳一掃，倒又沉到坑底。才要開口相罵，卻又被一些黃糞封住了嘴，再也不敢開口。還虧張洪身邊還有兩條釘，沒奈何連忙取出，仍用執牆的法子，扒上屎坑，蔣豹等也次第扒出。再想尋那房間的窗子，查個實在。原來並不是房間，是一堵短牆，圍了一個地糞坑。也沒什麼房間、明間、和尚、尼僧在此。四人道：「奇怪奇怪，難道遇著了妖怪不成？」又抬頭把更星一看，曉得時候尚早，浴室還不曾關門。連忙開了那庵的院牆門，跑到外面。恰巧離此不遠有條小河，四人復行又跳下河去，也顧不得冷，連頭都埋在水裡，洗了許久。又爬上岸來，把衣服擠了一擠，水鴨子似的走到一片浴室裡面。這浴室裡面堂信是同蔣豹熟識的，一見蔣豹領了三個水鬼走來，請問道：「蔣爺，這是怎麼的？」蔣豹道：「不談了，該應倒運。由鄉間上城，因貪走晚月，落在溝頭裡面的。」堂信道：「這怎麼好呢，還要著人去拿衣服呢。」蔣豹道：「你這人說話，就有些不識把事的甘苦了。不是別個相煩，你把我們四人的衣服綁在老虎灶上，炕他一炕。我們就借池裡睡他一夜，明日一早奉請一齊吃麵去。」那堂信曉得他們的，那敢怠慢，候著他們脫盡，取衣在手。便查點道：「請問諸位衣袋裡可有物件？文明出來，人熟禮不熟，不要糊裡糊塗的，反轉情而不美。」蔣豹被這一提，大笑道：「哎呀，我們倒糊了。還有點小小家當，不曉得可曾落在那糞坑裡面？」那堂信一聽，大笑道：「原來你們是落在糞坑裡的，我說因何瘋臭的呢。」就這堂信說話的時候，四人已將衣袋裡拿出。王春發也不曾打包，試了一試道：「我們今日可算不順遂還順遂，俗云不為蘿蔔不挑菜，究竟因那句話上，還落了這一筆賺頭呢。」那知王春發一句話還不曾說得完，只聽張洪連連喊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這會完了！」

說著便把一樣東西「嘎」的向王春發面前一擲，無巧不巧的碰上了那個茶碗，「噹啷啷」一聲打得粉碎。王春發道：「你發的什麼瘋痰？」張洪道：「什麼瘋痰？啥，你看看這個賺頭！不要把人氣煞了嗎？」三人當下連忙拾起一看，原來是一塊鵝卵石。大眾吃了一嚇，忙把自己的打開一看，卻然都是一樣。一個個的歎了一口氣，喊了有幾個不順遂，拿了浴布，直往池門裡走。

進了浴池，蔣豹見裡面一人沒得，便向三人道：「今日這件事，我仔細想來，多分都是吃的這和尚的虧。你們不看見那房子裡，同尼姑睡覺的不是就這個和尚嗎？明天我們拼著一天不家去，城裡城外偏要尋著了這禿子，打得他七死八活，剝一剝心頭之氣。」王春發道：「快些不要這樣講法，就便是一個有道理的和尚，他怎能曉得我們心裡怎長若短的事件？我想如今姑蘇城廂內外，三百二十四處二僧庵，只有樂善庵是個清淨的地方，多分菩薩都在他這廟裡受香火。所以我們起了這個不良的心腸，被菩薩曉得了，因此變了這和尚來點化我們。你們三個想一想，我說的這句話，可舛不舛？」三人想了一陣，說道：「這句話真正不舛，不是菩薩也沒有這大的神通。」四人當下在浴室裡過了一夜。一早起身，那衣服才有半乾，還覺得有些乾屎臭，也叫沒法，只得俯就著起，連洗浴都沒錢開發，只得向堂信商議了帳。

那堂信也只當遇著鬼，忙開門放他們出外。四人走到外面，想道：「我們裡外無事，且到樂善庵院門那裡去望一望，單看那老禿頭見開了院門，怎樣說法，一定要疑惑是賊子了。」四人議定，便又走到了樂善庵的後身。但見那老尼姑背著手，在院門口兩頭跑著罵呢。

看官，你道這是個什麼原故？原來這樂善庵後院，外面全是園田。這日老尼一早起身，做過早課，便到後院來扯些茵蒿青菜的做中飯菜。不料院門大開，由毛廁坑邊一直到院門口，沒一處不是黃糞。他萬不料這些青皮地棍夜間想到廟裡來偷奸，落在糞坑裡面，以為定是園田上的鄰居前來偷糞。所以氣噴噴的背著手，跑到院牆外面，喊長街似的罵不住嘴。

四人心下明白，聽了一刻，也就走了。那知走不多遠，忽然抬頭一看，見那吃酒的邇邊和尚就在前面，一搖二擺，向鄉下走去，相離不過一箭多路。蔣豹道：「王春發，你講舛了，諒情絕不得有這樣的菩薩，多分是個妖僧，一定同這廟裡的尼僧有奸，所以他用妖法同我們作對。此時青天白日，諒他的妖法是作不起來的，我們何不趕上前去，打他一個半死。而且他走得又不快，我們腳頭稍緊一點，暫時就可以趕到的了。」張洪等齊聲應道：「有理有理。」當下四人磨拳擦掌，緊緊的跟著後面去趕。那和尚不慌不忙的，還是在前面走，就同不曉得一般。但四人再也趕他不上，聽你怎樣奔法，都離他有一箭多遠。足足趕了有兩個時辰，趕了有二里多，忽然那和尚停住了步，掉過身來，向四人拍手頓腳的笑了一陣道：「好乖乖！你們都來了嗎？俺和尚問你：你們這些乖乖，肚裡也派趕餓了。不知你們今天還是吃酒，還是要吃屎？如要吃酒嗎，你代俺先把腰裡摸一摸，可還有銀子；如要吃屎嗎，就跟了俺和尚走，包管請你去吃一個飽，比夜頭吃得適宜些。」說罷，又拍著手對著他們打哈哈。四人見他這樣，真個氣悶不過。恰巧就這時候濟公住下腳，對四人鬧笑話，四人就此趕得已離濟公不到二尺。蔣豹膽子最大，手腳最快，不作聲不作氣，縱身一把揪住濟公耳朵，大喊道：「你們來啊！禿驢被我抓著了啊！」口裡喊著，那手上這一把就恨不得把和尚的一隻耳朵揪下來，才得稱心。那知才用一用勁，只聽手下那和尚喊道：「蔣豹哥，仔細一點，是撕的我的耳朵，不是和尚的，你抓錯了！」蔣豹再一細看，果然是撕的王春發。那和尚倒不知那處去了。四人曉得這和尚的法力真大，也就探探肚皮，只得受著委屈算了。

但濟公此時究竟又到那什麼地方呢？原來他正同張洪等四個地棍鬧著笑話的時候，忽然半天上起了一股黑氣似的，忙把靈光一按，曉得徒弟悟真有難，沒有功夫再同這些地棍作對了，只得用了縮地法，趕回西湖大成廟而去。看官，你道這悟真因何突然有難的呢？列位看前續傳中濟公離別悟真的時候，丟了一個說帖把他，不是叫他不要留故人的嗎？也叫事有定數，他見了說帖，各事都依了，皆有後驗，獨獨他把末了一句忘煞掉了。自從濟公走後，這悟真真算辛苦勤勞。廟中執事僧又不多，到了第二年秋間，裡面增徒才足有一百多和尚吃飯。悟真在方丈裡面，小事便不管，大事他才查問。一日走進念佛堂，看見一個和尚，樣子熟識不過，卻一時記不起來，及至走近方丈，忽然記著道：「這不就是同我爭廟，趕我出門的那師兄嗎？」

悟真這和尚，他生性慈善不過，次日一早，便將管念佛堂和尚傳來，叫他將念佛的和尚花名統統開來，看了一看，卻並無師兄的法名開在上面，心中好生詫異。

到了晚經的時候，悟真便親自下了念佛堂，候著念佛已畢，悟真走至那師兄和尚面前，說道：「你有空到丈室裡走一趟，我同你有話說呢。」到了晚齋過後，那和尚果然來至丈室，小沙彌進裡通報，悟真迎接進內，分賓主坐定。悟真道：「和尚上下？」那和尚道：「小僧叫鐵珊。」悟真笑道：「師兄欺我了！我輩守四空之戒。歷遍天涯，無榮無辱，無爭無奪。『戒榜』兩個字，千古不能改。我不像師兄這樣藏頭露尾的，究竟是何意見？」鐵珊見說，止不住兩淚直流道：「愚師兄因身遭不白之冤，因此改頭換面。師弟責備團屬該當，內中卻有許多曲情，改日同你細談是了。」

看官，你道這鐵珊因何改名的呢？一者他自把悟真趕出之後，仗著自己有些廟產，在外面賭吃嫖窯都是全的，不到兩年的功夫，廟產玩得是連大殿上的瓦都拆了賣掉了。後來有一個姘識的婦人因他日漸落拓，又另外找了一個主顧，鐵珊懷恨在心，打了一張刀，跑去把姘夫殺掉了。後來那婦人被官拷打招出，地方官差了三班四處訪拿。他連夜的逃到西湖大成廟，躲在念佛堂裡，改名鐵珊。兼之他改名的原故還有一層，又怕悟真記了他的前仇，不肯容留，所以在念佛堂多時，悟真全不曉得。

這日既然查點清楚，悟真便時時想提拔他。到了本年正月間，本廟的知客師因告假到四川朝峨眉山，悟真便把他抬舉代管知客。這鐵珊的逢迎委實是好不過，金仁鼎這班人色到來，他便格外恭維；到了金丞相當權之後，金仁鼎便逼著悟真交家把鐵珊，悟

真始終不睬。鐵珊又同金仁鼎計議，轉請金丞相設法，允許成功之後，將前次罰入廟中的山田如數撥回。金丞相一天在便殿見了皇帝，談到大成廟的事件，金丞相乘間便把個知客和尚鐵珊說得他道性怎樣怎樣好法，方丈悟真怎樣怎樣壞法。

接口又說道：「這廟既是陛下敕建的，陛下何不降一道聖旨，著悟真交家鐵珊，免得敗壞廟事。」皇上見奏，沉吟半晌道：「朕想聖僧做事絕不得外，果真悟真不能勝任，聖僧自有權衡。」金丞相又道：「聖僧這人處處大雅，於小事毫不關心。他此時方將小西天之事辦畢，倒不知雲遊何處，大約這大成廟他已經是記不得有這一件事，他還有心腸來理廟事嗎？」皇上道：「這廟事卿等可不必問。」當下拂袖進宮，金丞相可算小小受了一個沒趣。散朝之後，便同金仁鼎商議。仁鼎道：「有一法，明日先同鐵珊計議妥了，大人便進廟假傳聖旨，押著悟真交家。交家之後，就把悟真拘到萬歲行宮，將他鎖在裡面，斷絕他的飲食，候著餓死，代他報個病故，自然這方丈就歸鐵珊的了。」金丞相道：「這個主意甚好，你一定就照此這樣辦罷。」

這日卻就是濟公同張洪在路上鬧笑的時候，金仁鼎一面給了鐵珊的消息，一面便假傳聖旨，押著悟真交家。到了交家之後，金仁鼎道：「老方丈，今天是消閒的很了，我們到萬壽行宮裡遊玩遊玩也好。」悟真那知就裡，隨即跟了金仁鼎就走。一直走進裡面，金仁鼎便暗暗著家人去拿了一條鐵繩，預備將悟真鎖在暗房裡面，閉門就走。金仁鼎便岔腳先想去查一查暗房，看看是否謹慎。那知才走進房門，忽見一個和尚，瘋瘋顛顛由裡面迎出，一把抓住金仁鼎，說道：「你認得俺嗎？」金仁鼎大吃一嚇。畢竟這和尚究係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